

逃过夜的黑

逃不过昼的白

雄岩 著

无非，都是逃离自我，都是逃离当下。
究竟，这是在现实面前的投降，
抑或，这是憧憬未来的勇气……



逃离生长于斯的故乡，或者逃离奔波于斯的城市，
逃离体制内外的生计，或者逃离喜怒哀乐的爱情，
逃离纠缠的婚姻，或者逃离酸甜苦辣的生活……

雄岩

出版传媒
出版社



逃过夜的黑
逃不过昼的白

雄岩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逃过夜的黑, 逃不过昼的白 / 雄岩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360-8129-1

I. ①逃… II. ①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194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 安 欧阳蘅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逃过夜的黑, 逃不过昼的白 TAO GUO YE DE HEI, TAO BU GUO ZHOU DE B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37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献给爱我的人们
献给我爱的生活

目录

Contents

引子 结局	001
第一章 日子	003
第二章 缘起	017
第三章 波澜	039
第四章 夜曲	072
第五章 牢笼	120
第六章 爱情	155
第七章 入冬	205
第八章 逃离	251
第九章 缘灭	317
尾声 重生	352
后记	357

Primer

引子 结局

1

天空即将破晓，黑沉沉的夜色终究算是到了尽头。

韩宁，两手空空，身无一物，站在清水桥的栏杆外。

他的心里，此刻终究回归平静，任乍暖还寒的春风掠过耳畔，任脚下奔腾的清江水哗哗东流……

韩宁累了，累得终于再也不想逃离了。

逃离故土，逃离城市，逃离婚姻，逃离家庭，逃离工作，逃离生活……直到方才，都还在为了逃离而慌不择路，但终究，也终有疲惫的时候，而其实，却似乎也还是留在原地。

韩宁明白，积极也好，消极也罢，生活原本就是一个被迫不断逃离的过程；此时的韩宁还明白，即便如此，即使选择逃离，也不是任何事都可以一逃了之，也不是任何人都清楚能够逃去哪里。

此刻，韩宁在静静地聆听内心的声音，不知道未来会走向哪里——只是无边无际，只是漫无目的……

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循声而望，一个女子的身影由远而近。韩宁

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晨气……

逃得了夜的黑，也逃不过昼的白。遥远的天幕边，天空破晓，初升的太阳，为天际镀上一抹炫目灿烂的金色……

Chapter 1

第一章 日子

2

“韩大夫，下半年的房租，我多少得涨一些了！”正值年中，房东来催下半年的房租。

“张大妈，您老有福，不在乎那几个钱！还是半年一万五吧！现金您收好！一分不少！”韩宁紧张地应付着。

“韩大夫，我也没办法。你去打听，邻居几间铺子不知比我贵了多少！”

“我知道！所以说您老人好，您老有福！您看我给您的房子收拾得多干净！况且，这些年，不都一直是遵纪守法，从没给您添过一点麻烦吗？您老先把这钱揣好！”韩宁边说边向房东的口袋里塞钱。

“我说小韩……你，你，你这油嘴滑舌！我，我就是吃亏在你这抹了蜜的嘴上！”

“您老见笑！我是实话实说，从不撒谎！”

“别得意！回头我跟家里老头子再商量看！……我走了！”

“您老刚来，我还没来得及给您冲茶……” “好……您老慢走！”

有空来坐！”

终于打发走了房东！韩宁长舒一口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继续无所事事地瞎寻思。转眼间，一万五又没了！不过，好在应付过去下半年；明年，明年的房租指定要涨！怎么办？……要是在以前的日子，哪会有这门子的担心和操心？！……唉！明年的事，明年再说吧！

唉声叹气、长吁短叹中，一个上午倏地就没了。除了韩宁，这间不大的诊所里头，鸟都懒得来拉屎！

房间里的电视机一直开着，这时候正在播放本地新闻：据我市统计局近期统计数据，我市上半年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新增就业岗位 $\times\times\times$ 个，新增农民工人数 $\times\times\times$ ，增长率达到 $\times\times\%$ ……农民工及其所属各行业为我市今年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

韩宁瞅着电视，心里更烦，他忽然在想，自己算不算是本市这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农民工当中的一分子？当然不算，自己有学历、有文凭，关键是还早就已经有了这座城市的户口，所以应该就是“我市”的一分子，不是农民工；不过，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放着在农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不过了，跑到这座城市来，这样，跟农民工其实又是一回事。因为心烦，韩宁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机。

韩宁懒洋洋地从沙发里起身，走出门，锁好；正午的太阳照得他只好眯起眼睛；正待迈腿出去，迟疑了一下，瞅着门外左右打量一番；大概想起什么，拿出钥匙，开门，进屋拿了一把鸡毛掸子，冲着门边墙上的招牌，仔细地把灰尘掸了掸——

“韩氏心理咨询诊所”。

再掸了掸自己身上，又关门，锁门，这回是心安理得地走了，肚子饿了，应付中午饭去。

施南市，这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城市。说普通，偌大的中国，这样的小城不知有多少：千篇一律的水泥、钢筋、混凝土；市委、市政府、学校、医院、公园……

该有的，这里当然也都有，有繁华的景致，热闹的生气；难得的是，还有蓝的天，绿的水。

总之，韩宁应该承认，在这样一座小城里的这样一种生活，还行。

韩宁出生在施南这座小城市下属的最小的一个县下属的最穷的一个乡镇下属的一个叫凤凰村的村子里。说是叫凤凰村，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也没见村子里能够飞出一只“凤凰”来。村子离这座城市的距离倒不算远，七弯八拐的也就百来公里，所以，从地理上来说，从村子里走进这座城市并不困难；不过从生活上来说，特别是从人的身份上来说，要真正从村子里“走进”这座城市，倒是的确很困难，至少，韩宁的父母穷其一生也没有做到。

韩宁的日子，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三十好几的他，没有一般80后的优越感和幸运。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从小是一边喂猪、下地，一边读书；一边啃土豆、烤地瓜，一边省吃俭用买文具；一边身兼数职做兼职，一边刻苦念大学，慢慢熬出来的。

从小，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只给韩宁灌输了一个成功的标准：等你做了城里人，只要是这座小城市的城里人的时候，你就是成功了。

所以，韩宁算是成功了，施南小归小，总归给了他城里人的身份——总算逃离了父母们穷其一生也未能逃离的农村。用“逃离”这个词并不过分，韩宁心里就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儿时的他觉得每天的生活其实很快乐，但在父母的影响下，他认定城里的生活才是更加精彩的，他害怕一生窝在自家村子里的鼠目寸光，他憧憬，甚至急切地盼望融入城市里的海阔天空，所以，告别农村，告别农村人的身份

的这个过程，在韩宁看来，就是一个“逃离”的过程。

而且，韩宁还有一个看似体面的身份——心理咨询师——说“看似”，也确实只算是看似，没多大实惠，在施南这样的小城里，这名头也并不吃香。对，韩宁还有一点值得欣慰，讨了一个城里媳妇儿，六七年前，结了婚。

当年的韩宁算是一个帅小伙子——当年，也就是大学时代、青葱时代、挥斥方遒的时代里。当年的韩宁在施南市的施南民族大学念书。一米八的身板，油黑浓密的小平头，宽肩窄腰，浓眉深眼，鼻梁挺直，套着件T恤衫，蹬上水洗白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是青春、是活力、是迷死人。

选择大学的时候，韩宁没有一般人那么多想法，只要能考上，就可以，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韩宁更没有一般人的那么多想法，不至于权衡利弊，取舍难择；也不指望父母能够给什么建议——那个节骨眼儿上，只要是大学，韩宁就知足了，也就是韩宁父母眼中的天堂了。韩宁几乎没怎么考虑就挑了离老家最近的施南民族大学，虽然听起来不入流，但好歹是大学，而且是本科，当然，也相对更加容易考上。韩宁几乎也没怎么考虑就选了心理学，不为别的，他就想知道这心事也能琢磨？琢磨心事是怎么一回事？况且，这个专业的分数线相对较低。最终，他进了大学、学了心理学专业。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韩宁的父母记得很清楚，因为老两口的儿子成为村子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老两口挺直了一回腰板。

韩宁选择爱情的时候，跟他选择大学专业时的情形差不多，简单直接而没什么纠结，或者，至今回想起来，也说不准那算不算爱情，但一定是他的初恋，一定是他唯一的恋情。

进大学的时候，农村孩子，土是土点，但抵不住确实长得好看，土气反倒成了质朴可靠的气质，于是，好些情窦早开的女孩子早就盯上了韩宁。韩宁没谈过恋爱，情窦也不曾打开，跟那些女孩子打交

道，就时时觉着稀里糊涂、莫名其妙，总之，就是不开窍的傻小子。

直到有一天夜晚在操场跑步的韩宁，被同班一个女孩子堵了去路，大义凛然地说“我喜欢你，你做我男朋友！”然后，在依旧莫名其妙的韩宁脸上脆脆地亲了一口以后，韩宁终于在那晚皎洁的月光下开了情窍。

然后，韩宁就和那个女孩子恋爱了。恋爱中的韩宁，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带着那个女孩子，一起漫步在夜幕下的清江河畔、清水桥上。韩宁跟那个女孩子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时候和最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夜色中的安静，因为心也跟着安静；他喜欢听清江水哗哗流淌的声音，因为心也跟着共鸣。那个女孩子说，我也喜欢，因为你。

再然后是韩宁一心一意地恋爱了，他从此再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子开过情窍，就轻而易举地被俘虏了。至于那个女孩子，韩宁当年的女朋友，如今，修成正果地成了韩宁的媳妇儿，她叫马媛。

即使是当年的马媛，也算不上绝对的好看，至少，跟韩宁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当然地被比了下去，但当年的马媛，毕竟青春勃发，细腻的脸蛋，总是红扑扑，像是要拧出汁来，翘耸的胸脯，总是鼓囊囊，像是包裹着无限的美好，还有，马媛是地道的施南市人，是地道的城里人，跟韩宁站在一起，她理所当然地显得洋气。

后来，马媛直言不讳地跟韩宁说过，她喜欢上他，就是因为他好看。韩宁却从没有告诉马媛自己为何接受了她，许是她的大胆，许是她的诱惑，但还有一点，因为她是城里人——至少，毕业两年后的结婚，韩宁的确是考虑过这个因素——他太想永远地告别那儿时的农村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韩宁和马媛正是如胶似漆、不分不舍的时候，好在刚好市里的人民医院刚刚组建了“心理咨询科”的诊室，于是，和多数飞往天南海北的其他同学不同，他们俩一起选择了留下，施南民大的校园恋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了市人民医院的办公室恋情。韩宁清楚地记得去医院报到的第一天的情景，那一天，他和她一起，和医院

签订了就业协议——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这不仅是包含一种所谓“编制”意义的、牢固而不可破的就业契约，而且更是包括永久性的城市户口的身份证明，韩宁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在那一天，他踏踏实实地告诉自己，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了。

至于说两年之后两人的结婚，韩宁的记忆倒显得相对模糊了，韩宁的父母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二老有了个城里儿媳妇儿，这意味着，不但儿子从农村走进了城里，儿子成家就意味着老韩家也从此从农村走进了城里；还因为那一天，当二老走在城里宽阔的水泥路上的时候，他们觉得，终于可以从此以后，都名正言顺地挺直腰板了。

4

韩宁和马媛后来的感情并没有当初海誓山盟的时候想得那么好，磕磕绊绊过来，吵了两次险些离婚的架，并且就此永远地留下了后遗症。

第一次的架是在床上吵的，当然是关于床上的事。

婚后的马媛很想马上有个孩子，其实韩宁也很想，韩宁的父母更想。就着新婚后的劲头，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床上拼了命地折腾。可是时间长了，孩子没有倒腾出来，却把两个人的激情倒腾没了；特别是韩宁，每当面对马媛一边脱衣服，一边孩子长孩子短地絮叨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像一匹无辜的种马，马媛就像一位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的配种师。

实在没有办法，两人终于去了医院检查——还不敢去自己工作的医院，害怕各种版本的流言蜚语——结果是，韩宁的身体问题。于是，此后伴随韩宁的，除了时不时的“配种”以外，还有每天苦不堪言的各种中药。

直到一个周末的前夜，韩宁喝完了例行的一大杯中药，躺在床上

一个劲儿反胃，马媛没有上网，没有看电视，没有翻杂志，而是早早地洗完澡上床了——韩宁的心里马上紧了一下，他明白，这是马媛晚上又要折腾的前奏。

“睡吧，明天周末。”马媛的动员令已经很明白了。

“你先睡吧，我想看会儿书。”

“什么时候不能看书？睡吧，抓紧时间。”

“抓紧什么时间？”

“别装糊涂！今天刚好你服药服满了两个疗程，我算了我的‘日子’，也就差不多今天！”

“可是今天感觉很累。”

“怎么就累了？！办公室那点事就我心里清楚，怎么就累了你了？！”马媛明显提高了说话的腔调。

“……好好……睡吧！”

马媛很快就黏在韩宁身上，韩宁无可奈何地应付着……

“你怎么回事？”马媛掀起被子，怒气冲冲。

“又怎么啦？什么怎么回事？”韩宁莫名其妙。

“你不乐意是吧？”

“我怎么不乐意了？”

“你那东西怎么还是软蔫儿蔫儿的？！”

“我……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告诉你今天我累吗？！”韩宁脸红了。

“少来！以前怎么从没见你累？！你是不想跟我做吧？！”

“你神经病！放屁吧！”

“我放屁？！你看你那德行！就跟你下面一个蔫儿样！”

“凶神恶煞！谁他妈愿意跟你做？！”

“好你个韩宁！……你，窝囊废！造不出个人来也就算了；连，连他妈鸡巴都没用了！”

“你……你！……”韩宁一怒之下，猛地坐起身子，猛地扬起

右手。

“你敢？！还想动手？你试试？”马媛怒目圆瞪，涨红了脸，还故意扭直了脖子，把脸凑给了韩宁。

“你……你！……”韩宁终究没有打下去；他呆了几秒钟，一言不发，在这几秒钟里，他诧异地意识到女人居然可以是这般的下流与狰狞；然后，他起床，去客厅睡了一宿。

这件事情以后的后遗症是，韩宁再也没有碰过马媛的身子，任她怎么闹他都不碰；此外，韩宁整个人也就变得像自己下面一样，软蔫儿蔫儿的了。

第二次的架是在办公室吵的，当然是关于工作的事。

韩宁和马媛所在的“心理咨询科”是医院的新兴事物，说实话，也是当时医院为了应付上级的评级检查，必须补上还缺的几个部门，于是赶鸭子上架临时增设的，也是他们跟医院有缘分，刚好赶上他俩的大学毕业季，于是就给招来了。科室里除了他们，还有一位老同志，其实那位老同志跟这科室丝毫不沾边，医院只是给他个位子养老罢了，所以，真正坐诊的，也就韩宁、马媛两口子——说得好听点是坐诊，其实小城的老百姓们也还未能接受所谓的“心理咨询”，心里真有事的时候，宁可找知己朋友喝几杯酒，发发牢骚也就完了，谁也没有心思到医院来花这冤枉钱，所以，每天来办公室的病人寥寥无几，韩宁、马媛在办公室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

韩宁觉着挺没劲，他觉着自己辛苦学的东西就这样荒废了；马媛也觉着挺没劲，她觉着待在这样一个“清水衙门”，除了每个月守着一点饿不死人的死工资外，毫无油水、毫无希望，未来的日子就完了。不同之处在于，韩宁每天在郁闷地思考；马媛每天在医院上下人前人后地“攻关”。

一个礼拜一的上午，科室的老同志照例请假没有来上班，韩宁照例在边喝茶边看报，马媛在外头风风火火地跑了一圈，忽然撞门而入。

“你吓死我了！”韩宁呛了一大口茶。

“感谢我吧！有好消息！”马媛手舞足蹈，脸上像绽开一朵花。

“行了，好好说，什么好消息？看把你乐的！”

“你知道吗？医务科最近一直在招人！”

“知道！这事情谁都知道，张罗这么久了。”

“对！医务科张主任答应晚上和我们吃饭！有戏！”

“吃饭？有戏？吃什么饭？有什么戏？”韩宁疑惑地看着兴奋不已的马媛。

“书呆子！你没看见我最近在四处找人联系？你以为我没事瞎折腾？！告诉你吧，我绕了几个弯，终于扯上了张主任，给他带了个话，让你去医务科！今晚他答应跟我们吃饭、见我们！”

“我？医务科？我没说我想去！”韩宁更是莫名其妙。

“就说你是书呆子！医务科多肥的地方！医院上下谁不买账？！哪个科室办点事不求他们？你看那张主任，除了不如院长，走在医院里头比那几个副院长都牛！再说，医院在外的各种外联应酬，都得指望他们！每年的油水收入，看得见看不见的，不知有多少！你要是去了，再怎么也比待在这里强！”

“我没说要去！”韩宁似乎不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撇头又瞅回报纸上去了。

“韩宁！你瞎犟什么？！别胡闹！”

“谁胡闹？我真不想去！”

“你别不识好歹！多少人都盯着！再说这些天我跑的可容易吗？不也是为了你、为了家吗？”

“你稀罕你去，我不愿意去！去那里干吗？天天不是趾高气扬，就是点头哈腰，哪有医生的气节？再说，我要去了，我学的专业就真是都得永远丢了！”

“韩宁！你……你！好！那晚上我们跟张主任吃了饭再说！”

“吃饭也不去！”

“韩宁！你真拿自己当回事？！”

“我还真是！就见不惯那个什么张主任！哪里算什么医生？纯粹是官僚！跟他吃饭，累！”韩宁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也没那钱，吃不起！”

“谁让你拿钱了？张主任出去吃饭，大把人抢着埋单，晚上还有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参加，你说这饭钱还轮得着你吗？”

“腐败！齷齪！我嫌脏！”韩宁似乎还真动怒了，起身，阔步往办公室外走。

“你……你，站住！你站住！别给你脸你不要脸！”马媛一把拉住韩宁。

“你起开！瞧你一副市侩的德行！”韩宁怒视着马媛，一甩膀子，终究还是奔了出去。

办公室外已然围过来的几个护士赶紧散去，马媛呆若木鸡，随即号啕大哭……

那晚的饭局，马媛独自去了，没过多久，马媛自己进了医务科这样一个让她朝思暮想的肥水部门。

这件事以后的后遗症是，马媛越来越忙碌，韩宁继续无所事事地虚耗自己的才华；马媛的收入节节攀升，韩宁继续守着“清水衙门”里的那一点死工资；马媛成了医院里的红人，韩宁在同事们瞧不起的眼神中自惭形秽……

结果，马媛后来升到了医务科副主任的位子；韩宁既不想虚度光阴，也觉着在医院待不下去，于是后来自作主张地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下海了，也就是说，韩宁主动把之前与医院之间签订的那牢固而不可破的契约给撕毁了，所谓的“脱编”了；然后，韩宁租下房东的门脸铺子，开了一家“韩氏心理咨询诊所”，说是总算还是保证让自己的专业对口了，但生意勉强应付，已算是万事大吉。